

生活故事

我的小区一日游

■周彭庚文

“天涯寻芳觅景美,美不胜收乃家园。”我所住的杨浦区殷行街道市光四村,越来越“美不胜收”,越来越适宜居住,我常爱“小区一日游”。

市光四村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,由国和路、包头路、市光路、中原路合围而成。

从包头路的东门进入小区,是一条中心大道,前行约莫30米,迎面一座牌匾门,“殷行街道党群服务中心”的大字熠熠闪亮,门旁是“慈善超市”,门面不是很大,但洋溢着温暖。对面是“杨浦区少年宫科技馆”,孩子们从这里走进科学的殿堂。隔壁是“殷行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四村诊疗点”,名副其实的“送医到家门口”。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,看病、配药、注射,中医都有,康复理疗最受欢迎,给行动不便的人带来的便利是他人难以体会的。继续前行50米,是“夕阳红”敬老院。一旁是“思源中学”,一所名气颇响的学校。学校对面是“杨浦区学前教育辅导中心”,这些是外来的“驻小区机构”,下沉到居民中间,当然很受欢迎。

而这几年小区的建设和变化,可用“日新月异”来形容。

小区6个街坊,先后经过供水、煤气、路面、墙面等改造,老旧面貌得到改变,设施有了改进。每个街坊见缝插针而建的小花园,绿树成荫,繁花遍地,小鸟呢喃,连曾绝迹的小动物,如黄鼠狼,也重出江湖了。在树荫下谈谈天,在草地上踢踢腿,在花丛中嗅嗅香,真是其乐融融。长廊曲弯,亭方榭圆,夏日凉风习习,冬天阳光融融,围桌而坐,打牌搓麻,自由自在;谈天说地,无拘无束。天下大事,这是男士们的永恒主题,从战争走势到统一策略,从足球到乒乓,不一而足;而从买菜挑拣做饭之难到穿衣搭配化妆打扮,从婆媳相处到夸儿女孙辈,则是女士们的专题;如能跨界发言的,绝对能得到大大的点赞。

在亭子旁边,是小区健身点。这些器械虽都是些粗重的铁家伙,却很受欢迎,从早到晚,甚少有它们的空闲时间。而健身器材旁的空地,更是热闹非凡。志趣相同的几个人,随时随地,就会拉起一支“队伍”,哼哼唱唱,跳跳蹦蹦,歌声并不优美,舞姿也欠翩跹,但他们自己玩得舒心,旁边的人看得开心。

小区处处是景,身边时有有景,人欢情浓,情融景中。生活其间,徜徉绿树之下,流连花丛之中,那份惬

意,那份满足,总从心底自然而然流淌出来。

一栋栋加装的电梯,正上上下下地运行,旁边几幢楼的门前,堆放着不少建材,大约也快开工了。谈论起加装电梯,人们总是滔滔不绝,反对的少,疑虑的也有,总体上赞成的多,认为解决了不少人生活中的一大难题,落实了政府为我们办的实事、好事,解决了居家养老的困难。

如果在小区里面兜不过瘾,到四周转一转,会让人更高兴,感到更宜居。

出包头路东门,左手边即是“优康”长护险护理中心,这是专给失能人群带来福利的地方,隔壁是包头路睦邻中心。右转50米,就是市东医院,科室齐全,设备先进。穿过包头路,进市光三村100米,就是殷行街道市民文化中心,学读写画,吹拉弹唱,皆可尽兴。出南门,过国和路,进市光一村,约150米,是新近建成的“日间照护中心”,吃饭、洗浴、理发、娱乐、体检、配药,不出院门,统统办好。如此方便,老年人能不高兴吗?沿国和路西行,是杨浦区文化馆,甜甜的歌声,软软的丝竹,隆隆的鼓乐,朗朗的诵读,以及糯糯的戏剧曲调声,不时传出;歌咏队、舞蹈队、戏剧队、军乐队、鼓号队、武术队、体操队,定期演出,观众满座,下小区演出,更是掌声不断。老年人,是当然的主力观众。出西门,过中原路,是标准化“国和菜场”,出北门,又有“市光路睦邻中心”。

穿区而过的20多条公交线路,把小区和各个地方紧紧连接。尤其是轨道8号线的第一站就在小区旁边,登上地铁,只需30分钟就到人民广场。现在跟朋友介绍“我家”时,总是把这“30”分钟挂在嘴边,他们每每总会感叹一句:“多近啊!”

这儿虽说是“老旧小区”,却是“金融”青睐之地,工商、中国、建设、浦东、上海、民生、兴业等银行,都没有支行,足见“金融业务”之繁忙。

生活的方便和舒适天天实实在在感受着。行走间,脑际飘过一句话: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”我们既在欣赏风景,也在创造风景,要使风景更美,人人都得尽力,人人都都能尽力。我想起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视察时,热切地希望中原地区成为“多姿多彩”“其乐融融”的“美丽殷行”。生活在此,深切地感到,我们每一个殷行人正手持画笔,全神贯注地描画,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中国梦。

亲子天地

花儿朵朵

■赵文心文

“外婆,我们一起看大花吧。”饭后后布布邀请我。

“大花”是一套装在蓝色大盒子里的花卉画页,读库出版的《花叶》。作者曾孝谦先生是自然科学画大师,绘制植物科学画无数,“为植物树碑立传”,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做出了极大贡献。据出版介绍,“用绘画艺术的手段,将植物形态及其生存环境、细微结构等要素,准确而真实地呈现于画面上”,因而是“大自然的精准写照,美与生命的崇高礼赞”。

我俩郑重地搬开与布布齐眉的盒盖,一张张细细端详。

红山茶色彩浓艳热烈奔放,白牡丹花瓣簇拥端庄大气,苦瓜淡雅的花开在长长弯曲的藤蔓上。

木棉花红果绿,果实裂开白絮飘散,没有根的腐生植物寄生花,神秘地盘坐在乱石之上。

硬叶兜兰长在高原的石壁缝中,开出的花朵却酷似小拖鞋般可爱,长叶绿绒蒿是高原花神,屹立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草甸石滩,蓝绿色花瓣似蝉翼透明轻柔……

布布认得这些美丽的花,记住它们的名字了,我再在画上指给布布看花朵分盛开的含苞的,花型分单瓣复瓣肥厚轻盈,花蕊有硕长的翻卷的,色彩单是红色就有太多的区别,画家姓氏印章盖在哪里合适,把作画的时间记录下来很重要等等等等,花画的世界有无尽的奥秘。

布布看累了大花,我们就去阳台上浇花。大小阳台的花加起来有近二十盆,一一认花名,一一浇过来。

瑞香绣球米兰大伞叶长寿花,植株高高低低,叶片长长短短,给它们浇水对于两岁多的小娃娃是件挺不容易的事。

我往布布的小熊杯里倒一点水,他小心翼翼地在花盆间蹲下,把杯子伸到盆边,将水倒进泥土中。有时杯子没端稳,水洒在手上脚上。有时杯子被花枝绊住了,水裹着土淌到盆外。有时水没倒完就着急起身了,碰落了嫩叶。一次次练习,看着清水慢慢渗进土里,“花花好喜欢喝水。”布布很满意。

浇完花照例要整理花枝,调调花盆朝向,或者施点液体肥。“外婆,要给月季花喷药水吗?”布布踮起脚看我放在高台上的灭虫药水,一盆曾开过明亮的橘色花朵的果汁阳台,披着稀稀拉拉的半枯叶片在他的脚边。月季花这么招虫让我始料未及,喷药水和手动清理都维持不了几天,密密麻麻的小虫爬满新发

的嫩叶,半日嫩叶就发白枯萎。“月季花生很重的病了。”我蹲下身认真地告诉布布,“死”字在嘴边转了几个来回,还是咽回去了。“我们再养新的花,好吗?”

我网购了一盆千代田多肉植物,一丛丛紫中带绿的圆滚滚肉叶。按商家提示,晾根数日再装盆。我找出白色绿色小瓷盆、多肉专用颗粒,囑布布在阳台上铺好报纸。布布认真看着我往花盆里放垫片装碳粒培土浇水,“布布长大了也像外婆一样铲土。”“布布,这是你的花花,要照顾好它们。”

在叶至善先生为父亲叶圣陶撰写的传记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中读到一个有趣的段落。

“我父亲到老也没忘记这位好老师。有一回上博物课,他挟了一棵蚕豆一棵油菜来到课堂,跟学生讲这是蝶形花冠,这是十字形花冠,还掰开花瓣,教学生识别雌蕊雄蕊。一朵花会有这许多讲究,我父亲从来没想到过。”乡镇长大的孩子,蚕豆油菜早已司空见惯,得益于一次启蒙,“栽培花木,观察它们的生长,逐渐成了他毕生的爱好。”

观察认识养护花草树木,对于生活在都市的稚童,更具重要的意义。在小区院子里认出含苞待放的山茶花,认出洒落一地的樟树籽,认出绣球花硕大的花球,我和布布一样心花怒放。



新疆喀什盘龙古道 ■张文忠

海上风物

贴隔壁的“艺术宫殿”

■任斌越文

我的老家住在人民路高桥路口,门牌号是人民路70号。向北不远,就是我儿时心目中的“艺术宫殿”——沪南电影院,它的门牌号是人民路134号,中间只相隔了64号。

我10岁读小学二年级时,沪南电影院已经34岁了。这座建成于1929年春季的电影院,主楼四层楼高,顶上矗着个塔楼,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,观影厅上下两层,设有座位960多只。影院刚开业时称东南大戏院,1948年大装修更名银都大戏院,1953年改为沪南电影院,应该是当时老城厢历史悠久、规模最大的电影院。

从电影院宽敞的大门进去,门厅

两侧,是两只电影广告橱窗,踏上清爽的大理石台阶,进得大厅,左面是剧场的检票门。门两侧也设有电影剧照橱窗,窗内的日光灯闪着透亮的光。门内垂着墨绿色布帘,帘子后面回响着隐隐的乐声。右边对着检票门,是一座售票票的小屋。小屋左右两边,有两架大理石楼梯通向二楼,楼梯镂花的铁框架上,深色的柚木闪着亮光。

二楼观影厅是底层的一半,坐椅顺势而上,最后一排位子的顶上,是一排放映窗口。影片结束时,常有顽皮孩子,把手伸在放映窗口前,一只大手立刻映在了银幕上,引来一片哄笑。三四楼是放映和办公区域。通往三楼的楼梯前,有一根红丝绒带子拦着,带上悬着块牌子,上书:办公区域,观众止步。

我第一次踏进电影院看电影,是读小学一年级时,看什么电影已经忘了,但坐在“加座”位子上的事,却牢牢记住了。记得在看电影前,老师在班上宣布,因电影票紧张,这次集体观影有一部分“加座”位子,希望班里的中小队长发扬风格。我当时拿到“一条杠”不久,只好“发扬风格”了。

有一阵子,影院放的电影不多,除了几个样板戏,就是抗战题材的《地道战》和《地雷战》。《地道战》因故事情节曲折,人物形象鲜明,音乐节奏动听,很受我们小伙伴的欢迎。当时《地道战》属旧片,票价也便宜,同学间看了五六遍以上的不在少数。一时间,“各小组注意,打一轮换一个地方”“高家庄、马家河的”“高——实在是高”的电影对白,以及“鬼子进庄”的音乐节奏,在社会上广为流行。

随着文艺的复苏繁荣,新的电影不断上映,沪南电影院也变得热闹起来。外墙上的电影海报不断更换,晚上和节

假日,电影院门口总是人头攒动,挤得跑片师傅只能捧着片盘,大喊着拨开人群,冲进影院。

人堆中有等退票的,有换票的,还有高价倒票的。有时等退票的人,一直从电影院延伸到我家门口,特别是放映热门电影时,我家的窗下天天晚上人声喧嚷。

热门电影上映一票难求,有时要想退票也非易事。弄堂里阿三好不容易搞到两张紧俏电影票,结果临时有事不能去看。他拿着电影票,去沪南电影院门口退票。一声票子要伐?话音未落,立刻伸上来无数双手,票子瞬间被抢走,人立刻没了踪影。钱自然是落空了,幸好人没被撞倒。我对阿三说,抢你票的,肯定是“黄牛”。

后来我有两张《追捕》余票时,汲取了阿三的退票教训,边向沪南电影院走去,边观察等退票的人,见有一对等退票的情侣,看上去不像“黄牛”,就把他们叫到边上,悄悄把票子退给了

他们。

我工作后有一段时间,在厂工会从事宣传教育工作。当时每个厂有一张购买电影票的卡,有些紧张的电影票通过单位下发,于是与沪南电影院的联络多了起来。我经常去电影院取票,有时电影院还会召集我们开会,沟通影片放映情况,约写一些影评之类的稿子。

这时,我就常有机会,越过二楼楼梯前“观众止步”的牌子,进入他们的办公区域。开好会,站在楼顶高塔向四周眺望,只见我家周围一片低矮的楼房和不远处滚滚而去的黄浦江。

去电影院开好会下楼,我总会去电影院旁边唯一的一家小卖部买些冷饮、蜜饯等吃的东西。小卖部老板的儿子是我的同学,曾卖给我2分钱的断棒冰。新世纪初的一个清晨,历经70多年沧桑的沪南电影院,在城市拆迁的一声爆炸声中,永远地消失了。我的那位同学,也不知搬到哪儿去了?